太平御覽/00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皇王部十七 ◄

太平御覽
卷九十三．皇王部十八

► 皇王部十九

魏太祖武皇帝

《魏志》曰：太祖武皇帝，沛國譙人，姓曹名操，字孟德，漢相國參之後。〈《曹瞞傳》曰：太祖一名吉利，字阿瞞也。〉祖騰，漢桓帝時爲中常侍大長秋，封費亭侯。養子嵩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〈《曹瞞傳》及郭頌《世語》幷云：嵩夏侯氏子，夏侯惇之叔父，太祖于惇爲從父兄弟也。〉嵩生太祖。太祖少機警，有權數，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，故世人未之奇也；惟梁國橋玄、南陽何顒异焉。玄謂太祖曰：「天下將亂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！」年二十，舉孝廉爲郎。除洛陽北部尉，遷頓丘令，征拜議郎。光和末，黃巾起。拜騎都尉，討潁川賊，遷爲濟南相。國有十餘縣，長吏多阿附貴戚，贓污狼籍，于是奏免其八九；禁斷淫祀，奸宄逃竄，郡界整肅。久之，征還爲東郡太守；不就，稱疾歸鄉里。初平元年春正月，後將軍袁術、冀州牧韓馥、兗州刺史劉岱、渤海太守袁紹、濟北相鮑相等同時俱起，衆各數萬，推紹爲盟主。太祖行奮武將軍。董卓聞兵起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卓留屯洛陽，遂焚宮室。是時，卓兵强，紹等莫敢先進。太祖曰：「舉義兵以誅暴亂，大衆已合，諸君何疑？向使卓聞山東兵起，恃王室之重，據二周之險，東向以臨天下，雖以無道行之，猶足爲患；今焚燒宮室，劫遷天子，海內震動，不知所歸，此天亡之時也。一戰而天下定矣，不可失也。」遂引兵西據成皋。到滎陽汴水，遇卓將徐榮，與戰不利，士卒死傷甚多。太祖爲流矢所中，乘馬被瘡，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出。太祖兵少，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，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。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，兗州劉岱欲擊之，鮑信諫岱不從，遂與戰，果爲賊所殺。信乃迎太祖領兗州牧。遂進兵擊黃巾，追至濟北，乞降。冬，受降卒三十

餘萬，男女百餘萬口，收其精銳者，號青州兵。天子拜太祖兗州牧。是歲，長安亂，天子東遷，敗于曹陽，渡河幸安邑。太祖軍臨武，迎天子。天子假太祖節鉞，錄尚書事。〈《獻帝記》曰：又領司隸校尉。〉洛陽殘破，董昭等勸太祖都許。車駕出轘轅而東，以太祖爲大將軍，封武平侯。自天子西遷，朝廷離亂，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。時以袁紹爲太尉，紹耻班在公下，不肯受。公乃固辭，以大將軍讓紹。天子拜公司空，行車騎將軍。公圍張繡于穰，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。公將引還，繡兵來追，公軍不得進，連營稍前。公與荀彧書曰：「賊來追吾，雖日行數里，吾策之，到安衆，破繡必矣。」到安衆，繡與表兵合守險，公軍前後受敵。公乃夜鑿險爲地道，悉過輜重，設奇兵。會明，賊謂公爲遁也，悉軍來追。乃縱奇兵出夾攻，大破之。公還許，荀彧問公：「前何以策賊必破？」公曰：「虜遏吾歸師，而與吾死地戰，吾以是知勝矣。」袁紹既幷公孫瓚，兼四州之地，衆十餘萬。諸將以爲不可敵。公曰：「吾知紹之爲人，志大而智小，色厲而膽薄，忌刻而少威，兵多而分畫不明，將驕而政令不一，土地雖廣，糧食雖豐，適所足以爲吾奉也。」張繡率衆降，公軍官渡。劉備殺徐州刺史曹胄，舉兵屯沛。五年，公自征備，諸將曰：「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。今弃之東若何？」公曰：「劉備，人杰也，今不擊，必爲後患。袁紹雖有大志，而見事遲，必不動也。」遂破備，備奔紹。紹遣郭于瓊、顔良等攻劉延于白馬，紹引兵至黎陽。公于是救延，荀攸說公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分其勢乃可。」公從之，遂擊破，斬良。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。公縱奇兵擊，大破之，斬醜、良。醜、良皆紹名將，再戰，悉擒，紹軍大震。八月，紹連營稍前，進臨官渡，起土山地道。公亦于內作之，以相應。紹射營中，矢如雨下，行者皆蒙盾，衆大懼。時公糧少，與荀彧書，議欲還許。彧以爲「紹悉衆臨官渡，欲與公決勝敗。公以至弱當至强，若不能制，必爲所乘，是天下之大機也。」公與紹相距連月，雖比戰斬將，然衆少糧盡，士卒疲乏。公謂運者曰：「十五日爲汝破紹，不復勞汝矣。」冬十月，紹遣車運穀，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逆之，宿紹軍營北四十里。紹謀臣許攸貪財，紹不能用，來奔，因說公擊瓊等。左右疑之，荀攸、賈詡勸公。公乃留曹洪守，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，會明至。瓊等望見公兵少，出陣門外，公急擊之，瓊退保營，遂攻之。紹遣騎救瓊。左右或言「賊稍近，請分兵距之」。公怒曰：「賊在背後，乃言！」士卒皆殊死戰，大破瓊等，皆斬之。紹初聞公擊瓊，謂長子譚曰：「就彼破瓊等，吾攻拔其營，彼固無所歸矣！」乃使張郃、高覽攻曹洪。郃等聞瓊破，遂來降。紹衆大潰，紹及譚弃軍走，渡河。追之不及，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，虜其衆。公收紹書中，得許下及軍中人書，皆焚之。紹自軍破後，發病嘔血死。少子尚代，譚自號車騎將軍，屯黎陽。秋，公征之，連戰。譚、尚數敗退，固守。攻其郭，乃出戰，擊，大破之，譚、尚夜遁。譚、尚爭冀州，譚爲尚所敗，走保平原。尚攻之急，譚遣辛毗乞降請救。諸將皆疑，荀攸勸公許之，公乃引軍還到黎陽，爲子整與譚結婚。袁尚聞公北，乃釋平原還鄴。公進

軍攻鄴。尚懼，乞降，公不許，爲圍益急。尚夜遁，衆大潰，尚走中山。盡獲其輜重，得尚印綬節鉞，鄴定。公臨祠紹墓，哭之流涕；慰勞紹妻，還其家人寶物，賜之雜繒絮，廩食之。天子以公領冀州牧，公讓還兗州。公之圍鄴也，譚略取甘陵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間。尚敗，還中山。譚復攻之，尚奔固安，遂幷其衆。公遺譚書，責以負約，與之絕婚，女還，然後進軍。譚懼，拔平原，走保南皮。公入平原，略定諸縣。攻譚，破之，斬譚，誅其妻子，冀州平。袁熙大將焦觸、張南等叛攻熙、尚，熙、尚奔三郡烏丸。觸等舉其縣降，封爲列侯。三郡烏丸承亂破幽州，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。初，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。西單于踹頓尤强，爲紹所厚，故尚兄弟歸之，數入塞爲害。公將征之，鑿渠，自滹沱以引水，名平虜渠，引軍出盧龍，塞外道絕不通，乃塹山堙穀五百餘里，經白檀，曆平剛，涉鮮卑庭，東指柳城。未至二百里，虜乃知之。尚、熙與踹頓、遼東單于樓班、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。登白狼山，卒與虜遇，衆甚盛。公車重在後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懼。公登高，望虜陣不整，乃縱兵擊之，使張遼爲先鋒，虜衆大崩，斬踹頓及各王以下，胡、漢降者二十餘萬口。初，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。及公破烏丸，或說：「公遂征之，尚兄弟可擒也。」公曰：「吾方使康斬送尚、熙首，不煩兵矣。」公引軍自柳城還，康即斬尚、熙及速僕丸等，傳其首。諸將或問：「公還而康斬尚、熙，何也？」公曰：「彼素畏尚等。吾急之則幷力，緩之則自相圖，其勢然也。」關中諸將疑公欲自襲，馬超遂與韓遂、楊秋、李堪、成宜等反。公乃征之，與超夾關爲軍。乃與克日會戰，先輕兵挑之，戰良久，乃縱虎騎夾擊，大破之，斬成宜、李堪等。超走凉州，楊秋奔安定，關中平。天子命公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如蕭何故事。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，始建魏社稷宗廟。天子聘公三女爲貴人，又命公置旄頭，宮殿設鐘虡。又命公制封拜諸侯守相。冬十月，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，與舊列侯、關內侯凡六等，以賞軍功。又進公爵爲王，設天子旌旗，出入稱警蹕。王崩于洛陽，時年六十六，謚曰武王，葬高陵。

又曰：漢桓帝時，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。遼東商馗善天文，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，其鋒不可當。至破袁紹之歲，凡五十年，天下莫敵矣。

《魏書》曰：漢末，太祖拒董卓命，歸鄉里，過故人成皋呂伯奢，伯奢不在，其子八人，備賓主之禮。太祖自以背卓，聞其食器聲，以爲圖己，夜殺八人而去。既而嘆曰：「寧我負人，無人負我！」遂行。

又曰：太祖自禦海內，芟夷群醜，其行軍用師，大較依孫、吳之法。而因事設奇，量敵制勝，變化如神。自作兵書十餘萬言，諸將征伐，皆以新書從事；臨時又手爲節度，從

令者克捷，違教者負敗。與虜對陣，意思安閑，如不欲戰，然及至决機乘勝，氣勢盈溢，故每戰必克。知人善察，難眩以僞，拔于禁、樂進于行陣之間，取張郃、徐晃于亡虜之中，皆佐命立功，列于名將。其餘拔出細微，登爲牧守者，不可勝數。是以創造大業，文武幷施，禦軍三十餘年，手不舍書，晝則講軍策，夜則思經傳，登高必賦，及造新詩，被之管弦，皆成樂章。才力絕人，手射飛鳥，躬擒猛獸，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。及造作宮室，繕治器械，無不爲之法則，皆盡其意。雅性節儉，不好華麗，後宮不衣錦綉，侍御履不二采，帷帳屏風，壞則補衲，茵褥取溫，無有緣飾。攻城拔邑，得靡麗之物，則悉以賜有功。勛勞宜賞，不吝千金，無功望施，分毫不與。四方獻禦，與群下共之。常以禮送終之制，襲稱之數，繁而無益，俗又過之，故豫自爲制終云：衣服四篋而已。

《帝王世紀》曰：黃初元年，追尊號謚曰武皇帝，廟號曰太祖。

《曹瞞傳》曰：操少好飛鷹走狗，游蕩無度。其叔父數言之于嵩，操患之，後逢叔父于路乃陽敗面喎口。叔父怪問其故，太祖曰：「卒中惡風。」叔父以告嵩，嵩驚愕，呼操，而口貌如故，嵩問曰：「叔父言汝中風，已差乎？」操曰：「初不中風，但失愛于叔父，故見罔耳！」嵩乃疑焉。自後，叔父有所告，嵩終不覆信，操于是益得肆意。及爲洛陽北部尉，初入尉廨，繕治四門。造五色棒，懸門左右條十餘枚，有犯禁者，不問豪强皆棒殺。後數月，靈帝愛幸小黃門賽碩叔父夜行，即殺之。京師斂迹，莫敢犯者。近習寵臣齮疾之，然不能傷，于是共稱薦操，故遷爲頓丘令。操爲人輕易，無威重，好音樂。倡優在側，恒以日達夕，被服輕絹，身自佩小盤囊，以盛細物。時或冠祫帽以見賓客。每與人談論，戲弄言辭，盡無所隱，及悅大笑，至以頭投杯案中，肴膳皆沾污巾幘，其輕易如此。然持法峻刻，諸將計畫勝出己者，隨以法誅之。及故人舊惡，亦皆無餘。其所刑殺，輒對之垂涕嗟痛之，終無所活。嘗出軍行經麥中，令士卒無敗麥，犯者死。騎士皆不馬，指麥以相付。時操馬騰入麥中，敕主簿議罪，主簿對以《春秋》之義，罰不加尊。操曰：「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帥下！然孤爲軍帥，不可殺，請自刑。」因拔刀割發以置地。

《世語》曰：魏武將見匈奴使，自以形陋，不足雄遠國，使崔季珪代，帝自捉刀立床頭坐。既畢，令間諜謂曰：「魏王何如？」匈奴使答曰：「王雅望非常。然床頭捉刀人，此乃英雄也。」魏王聞之，馳遣殺此使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漢世安平崔瑗，瑗子實，弘農張芝，芝弟昶，幷善草書，而太祖亞焉。

桓譚、蔡邕善音樂，馮翊、山子道、王九真、郭凱等善圍棋，太祖皆與埒能。又好養性法，亦解方藥，招引方術之士。廬江左慈、譙郡華陀、甘陵甘始、陽城郗儉無不畢至。又習啖野葛，至一尺，亦能少少飲鴆酒。

《世說》曰：魏武帝嘗過曹娥碑不解，楊修讀碑背上題云：「黃絹幼婦，外孫齏臼。」魏武謂修曰：「卿解未可言，待我思之。」行三十里，魏武曰：「吾已得。」令修別記所知。脩曰：「黃絹，色絲也，于字爲絕；幼婦，少女也，于字爲妙；外孫，女子也，于字爲好；齏臼，受辛也，于字爲辭。所謂絕妙好辭。」武帝亦記之，與修言同，帝嘆曰：「我才不如卿，乃較三十里。」

《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》曰：夫大德曰生，資二儀以成化；大寶曰位，應五運而遞昌。貴賤廢興，莫非天命。故龍顏日角，顯帝王之符；電影虹光，表乾坤之瑞。不可以智競，不可以力爭。昔漢室三分，群雄幷立。夫民離政亂，安之者哲人；德喪時危，定之者賢輔。伊尹之匡殷室，王道昏而復明；霍光之佐漢朝，皇綱否而還泰。立忠履節，爰在于斯。帝以雄武之姿，常艱難之運。棟梁之任，同乎曩時；匡正之功，异乎往代。觀沉溺而不拯，視顛覆而不持，乖徇國之情，有無君之迹。既而三分，肇慶黃星之應，久彰五十啓期，真人之運斯屬，其天意也，豈人事乎？

文皇帝

《魏志》曰：文皇帝諱丕，字子桓，武帝太子。太祖崩，嗣位爲丞相、魏王，延康元年十月升壇即祚，改延康爲黃初。以荊楊江表八郡爲荊州，孫權領牧故也。荊州江北都郡爲郢州。權破劉備于夷陵，初，帝聞備兵東下，與權交戰，樹柵連營七百餘里，謂群臣曰：「備不曉兵，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？」孫權叛，帝自許昌南征，諸軍兵幷進，權臨江拒守。幸廣陵故城，臨江觀兵，戎卒十餘萬，旌旗數百里。是歲大寒冰，舟不得入江，乃引還。七年春，將幸許昌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，帝心惡之，還洛陽宮。五月，帝崩于嘉福殿，時年四十。帝好文學，以著述爲務，自所勒成垂百篇。又使諸儒撰集經傳，隨類相從，凡千餘篇，號曰《皇覽》。

《魏書》曰：帝生時，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，終日，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，非人臣之氣。年八歲，能屬文。有逸才，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言。善騎射，好擊劍。州舉茂才，不行。

又曰：文帝初在東宮，疫癘大起，時人雕傷。帝深感嘆，與素所善者大理王郎書曰：「人生有七尺之形，死爲一棺之土。惟立德揚名，可以不朽；其次莫如著篇籍。疫癘數起，士人雕落，余獨何人，能全其壽？」故論撰所著論詩賦，蓋百餘篇。集諸儒于肅成門內，講論大義，侃侃無倦。

《吳志》曰：魏文帝出廣陵，望大江曰：「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。」乃還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魏文帝善彈棋，能用手巾角。時有一書生，又能低頭以所冠巾角撇棋。

《典論》曰：初平之元年，董卓弒帝鴆後，蕩覆王室。時餘年五歲，上以世方擾亂，教餘學射，六歲而知射，又教余乘馬，八歲而能騎射矣。以時之多難，故每征伐，余乘馬常從。建安初，上南征荊州，至宛，張綉降；旬日而反，亡兄孝廉子修，從兄安民遇害。時余十歲，乘馬得脫。夫文武之道，各隨時而用，生乎中平之季，長于戎旅之間。是以少好弓馬，于今不衰，逐禽輒十里，馳射常百步，日夕體倦，心每不厭，建安十年，始定冀州，穢貊獻良弓，燕岱獻名馬。時歲之暮春，勾芒司節，和風扇物，弓燥手柔，草淺獸肥，與族兄弟同獵于鄴西，終日，獲獐鹿九，雉兔二十。後軍南征，次曲蠡，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，見餘，談論之末，彧言：「聞君善左右射，此實難能。」餘言：「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，俯馬蹄而仰月支也。」彧喜笑曰：「乃爾！」餘曰：「射有常徑，的有常所，雖每發輒中，非至妙也。若夫馳平原，赴豐草，要狡獸，截輕禽，使弓不虛彎，所中必洞胸，斯則妙矣。」時軍祭酒張京在坐，顧彧俱拊手曰：「善。」餘又好擊劍，閱師多矣，四方之法各异，惟京師爲善。餘于他戲弄之事少所喜，惟彈棋略盡其巧，少爲之賦。昔京師先上有馬合鄉侯、東方安世、張公子，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。上雅好書籍，雖在軍旅，手不釋卷，每定省從容，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，長則忘，于長大而能勤學者，惟吾與袁伯業耳。餘是以少誦《論》、《詩》，及長而備曆五經、四部、《史》、《漢》，諸子百家之言，靡不畢覽。所著書論詩賦，凡六十篇。至若知而能愚，勇而知怯，仁以接物，恕以及下，以付後之良史。